

詩語背後

俄羅斯：舊作新讀(上)

住院檢查身體，閒來無事，翻看舊作，讀到當年在俄羅斯寫下的兩首七律。一首作於2019年6月15日，名《莫斯科雜感》：

薰風六月暖猶涼 黑水千秋繞堞牆
莫話老城多故事 只須閒日到紅場
蒼蒼松影蔭陵墓 隱隱遊蹤入教堂
一片清歌郊外起 世人不用論興亡

另一首作於2019年6月20日，相隔一個星期，題名《聖彼得堡之夏》：

風流何必論西東 一片妖蛾水影中
曼舞輕歌浮白日 雕樑畫柱沐清風
相逢但問遊園好 歸飲猶思要塞空
誰令光陰留不住 千秋霸業只匆匆

轉眼間，七年過去了。想到這幾年的世事變遷和人生際遇，一切都彷彿是從那次俄羅斯之行開始的。舊作新讀，別有感觸。兩首詩，一寫莫斯科雄渾的土地，一寫聖彼得堡縹緲的水影。土地之重與水影之輕互為表裏，呈現出俄羅斯這方水土的複雜性格。而兩首詩的核心意向，都指向同一命題——個體的微小如何面對歷史的龐大。

初夏時節的莫斯科，和風輕拂，乍暖還寒。「薰風六月暖猶涼」，為全詩定下了情感定調。它不是酷熱，也不是嚴寒，而是一種皮膚能感知的溫差。恰如個人對歷史的態度，既想親近，又本能保持距離。這「暖」中之「涼」從何而來，正是那「黑水千秋繞堞牆」。莫斯科，詞源來自芬蘭一烏戈爾語系，意為「黑暗、渾濁」。一道幽深暗黑的水流，環繞着克里姆林宮的堞牆，千迴百轉之間，像永不乾涸的護城河，亦像重複了千百年的讖語：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；權力怎樣被水見證，又怎樣被水遺忘。

千鈞之重，終化作雲淡風輕。於是，詩人說「莫話老城多故事，只須閒日到紅場」，「莫話」是拒絕談論嗎？恰恰相反，是知道談不透徹，不如來現場感知，便一目了然。「閒日」二字最可玩味，赴紅場之人，有幾個是真正「閒」的呢？紅場本就是歷史的漩渦中心，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血與火。「閒日」如於無聲處的轟鳴：數不盡的驚心動魄，如今成了遊人

腳下的一塊塊石頭。這種反差，正是歷史的荒誕與慈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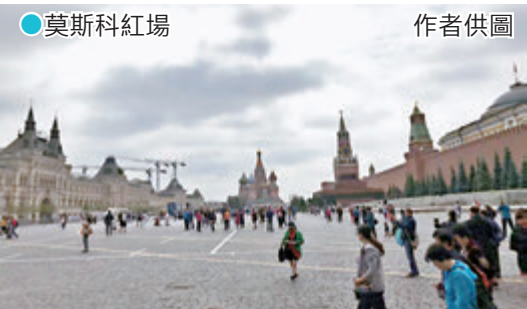
環顧四周，但見「蒼蒼松影蔭陵墓，隱隱遊蹤入教堂」。紅場邊，沿克里姆林宮城牆建有大型墓園，掩映在蒼松翠柏間。列寧墓位於中心位置，遭體經防腐處理後安放在水晶棺中供人瞻仰，門前排着上千米的長隊。在列寧墓與城牆之間，還安葬着斯大林、勃列日涅夫、安德羅波夫等蘇聯領導人及朱可夫、加加林、高爾基等名人。墓園對面是著名的聖瓦西里教堂，位於紅場中央，遊人絡繹不絕。在同一視域裏，一個代表二十世紀的信仰，一個代表更古老的信仰。蒼蒼松影是自然的覆蓋，隱隱遊蹤是現世的流動。這種並置，讓人感受到歷史無聲的評判。

這時候，你或許會想到抒情歌曲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，想到那些遠離紅場、陵墓、教堂等權力中心的歷史邊緣地帶。「一片清歌郊外起，世人不用論興亡」，這是全詩最幽微的轉身，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談中。千秋興亡，不是說人們遺忘了，而是由於歷史太沉重，已到了無需再論的地步。就像家中長者去世，悲慟之後，日子照過，不再日日談論。不是不記得，只是把記憶沉到了生命的底層。詩人站在紅場上，卻把耳朵轉向郊外的歌聲。這不是逃避，是在歷史變幻莫測的光影裏，尋找一種屬於自我的聽覺。

如果說《莫斯科雜感》寫的是如何面對歷史的沉重，《聖彼得堡之夏》所關注的，卻是如何面對時間的流逝。

開篇「風流何必論西東」，既指城市之美，也指世事之緣，有種不管不顧的豁達。詩人說「何必論」，看似不再分辨，實則已將東西方的文化爭論、歷史功過，通通推入後文的「一片妖蛾水影中」。聖彼得堡是俄羅斯「向西發展」的產物，海岸線蜿蜒鋪展，是一座地道的水城：大小涅瓦河、人工運河、芬蘭灣水道、多彩噴泉……冬宮倒映在水中，城堡倒映在水中，青銅騎士倒映在水中，白夜的雲倒映在水中。水影既忠實，又虛妄；既反映真實，又晃動變形。這恰是歷史的本質：你以為看到了真相，其實只是倒影；你以為抓住了永恒，一掬就碎。

在這片水影之上，「曼舞輕歌浮白日，雕樑畫柱沐清風」。時間一下子變得鮮活起來，彷彿



佛芭蕾舞劇《天鵝湖》的旋律悠悠飄過。聖彼得堡的白夜，太陽不肯落下，像一輪金色的圓盤懸浮在迷茫的星空。曼舞輕歌是動的時間，雕樑畫柱是靜的歷史，白日指向天道，清風帶來自然，一切都在夏日裏交織。白日從時間的流逝中「浮」出，清風在歷史的縫隙裏「沐」過。但浮着的，終歸要沉；沐過的，終歸要去。

聖彼得堡作為地球最北端的百萬級人口大都市，自然風光 and 文史遺蹟極富特色，是世界知名旅遊目的地。蒼古的要塞，雄偉的宮殿，肅穆的教堂，典雅的街道，精美的雕塑，彷彿藝術的伊甸園。燦然其間的艾爾米塔什博物館，與倫敦大英博物館、巴黎羅浮宮、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並稱世界四大博物館。遊人來自世界各地，人們沉浸於當下的歡聚，「相逢但問遊園好」，同時感念於歲月的無常，「歸飲猶思要塞空」。一個貌似輕鬆的「空」字，承載何其沉重：華麗的冬宮對面有彼得保羅要塞，曾經是專制權力的象徵，囚禁過皇儲，鎮壓過起義，如今卻只能聽見歷史空曠的回聲。那些在裏面發號施令過的人呢？那些曾被囚禁的囚徒呢？皆往矣，只餘殘垣空牆，倒映在迷離的水影之中。

最後，詩人發出亘古之問：「誰令光陰留不住，千秋霸業只匆匆」。「誰令」問的不是上帝，而是時間本身，或者說，問的是站在水邊看着自己倒影的人。彼得大帝建城時的雄心，千秋霸業的夢想，宛若水面上的一道波光，轉瞬即逝。「只匆匆」不是悲嘆，而是頓悟，是釋然，是向時間妥協。時間是無法對抗的，一切宏大敘事都將歸於無始無終的時光。這是一種清醒的醉意，像在白夜裏對飲，看太陽遲遲不落。其實，落與不落都不重要了，只管盡情地看。

風華絕代的聖彼得堡，是沙皇時代的豐碑，也是它的墓碑。羅曼諾夫王朝把自己全部的聰明智慧、勇猛進取、開放包容，都化作看得見的文物勝跡和看不見的文化氣質，留在了這裏。三百年滄桑巨變，聖彼得堡已然獨立於歷代沙皇的霸業而存在，成為融合東西歐文化的象徵。

生活點滴

●霍非非

夏捉蜻蜓少兒忙

夏日的野外，是昆蟲的天堂，經歷過寒冬蟄伏，陽春食鮮的各種蟲兒，身體長大了，長壯了，在半空、草叢、樹杈、水面格外歡愉。螞蚱蹦飛，地蟬蛻殼，蚡娘嘶鳴，流螢映夜，蜻蜓點水……五花八門的蟲兒靈動嘚瑟，撩得我們這些孩子不安分。

走，捉蟲兒去！假日時間，被蟲兒撩得不能自制的小子們，相約奔向野外。那時，我們家住在省城的東郊，附近有大片的菜田草地和池塘，是蟲兒理想的窩兒，我們逮這個，捉那個，有時攪得雞犬不寧。俗話說，7歲8歲狗也嫌，10歲上下的我們，性子更皮，蟲兒們肯定討厭懼怕我們，只不過聽不到它們的抱怨罷了。

夏風輕拂，池塘如鏡，倒映着岸旁的水蒲桃、番石榴，水中荷苞上、竹竿上，乃至陸上草尖、籬笆，常有大小不一、色彩各異的蜻蜓光顧。「誠齋先生」楊萬里詩云：「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頭。」寫出了蜻蜓的靜態之美。但蜻蜓這飛飛，那落落，時常處於動態之中，就像「詩聖」杜甫筆下的妙句：「穿花蛺蝶深深見，點水蜻蜓款款飛。」不寫詩的法國昆蟲學家法布爾，在其《昆蟲物語》提到蜻蜓幼蟲：「穿着沾滿泥巴的外套，身體的後部有一個漏斗，每當它以極高的速度把漏斗裏的水擠壓出來的時候，藉着水的反作用力，它的身體就會以同樣的高速衝向前方。」——這段科普性的敘述，來自他兒時起對昆蟲的興趣和細緻觀察。

相對於手執竹棍打草驚蟲，螞蚱飛起一窩蜂追趕撲打的粗暴，逮蜻蜓是我們最斯文的捉蟲術了。蜻蜓鬼精，它們落在草尖，警覺得很，圓圓的頭會轉動張望，兩側透明的薄翼平展，有一風吹草動立馬抖動，迅速飛離。我們捉蜻蜓，一不用網兜，二不使膠黏，全是徒手，那可考驗耐性和運氣呢。盯着目標，蹣手蹣腳尾隨，離它兩三步停下，大氣兒不敢出，還得避免陽光把人影斜照到蜻蜓前面，使它受驚。待蜻蜓兩側的紗翼完全垂下，表明它放鬆了，起飛的速度大概會慢針尖大那麼一點兒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我們身體前傾，用拇指和食指快速捏住蜻蜓的長尾巴，或一把朝它攆過去，但成功的機率往往低於失敗。

我們不氣餒，看準蜻蜓飛落的地方跟蹤再試，或者換一隻蜻蜓碰運氣，也可變換捕捉手法，正面迎着蜻蜓，手不斷在它眼前畫圈，見得它暈頭轉向，總有得手的時候。雖然逮住的多是學名「豆娘」的小蜻蜓，但也有大的，學名「霸王葉春蜓」即是，它花紋粗，我們稱之「老虎艇」，被捉時它不肯就範，彎身咬手，再疼也不能鬆開呀。至於它儀仗已久的紅蜻蜓、藍蜻蜓，棲在水上物體，一隻也沒捉着，抱憾而去。

捉到的蜻蜓帶回家，用一根線拴住艇尾放飛，空中拉出一條長長的直線，真好看。我們跟在後面跑，伸手可拽住線頭，玩夠了，蜻蜓飛不動了，家養的土雞有了活食兒。

兒時講粵語，粵語把蜻蜓叫「塘螂」。小子們開心時，誦起粵語押韻的順口溜：塘螂塘螂，靚過飛機。着件花衫，上天落地。正是：夏捉蜻蜓少兒忙，有多歡樂有多爽！

粵語講呢啲

●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盲公開眼；今時唔同往日，一個酸梅兩個核



方面，基因改造技術令生長情況變異，瓜果已可由大核變細核、多核變無核了；由一核變二核怎會沒可能，只視乎有沒有此需要而已。

1960年代末，李小龍憑藉在ABC電視台的電視劇《青蜂俠》中飾演「加藤」一角，為不少美國觀眾所接受，但距躋身一線電影明星之列還有一段路程。不過，小龍在武術界的名望令他結識了不少荷里活重量級人物，如曾跟隨他習武的當紅影星史提夫麥昆（Steve McQueen）與占士高賓（James Coburn）、名導演波蘭斯基（Roman Polanski）、奧斯卡金像編劇斯特拉芬（Sirling Silliphant）。

在惺惺相惜的情況下，占士高賓、斯特拉芬、小龍三人聯手創作了名為《無音簫》（The Silent Flute）的劇本，並成功促成了華納（Warner Brothers）的參與。根據小龍為該劇本撰寫的前言，該電影的初衷是講述一個蘊含深刻哲理的故事，以此探討武術的精神層面以及自我掌控的理念。

他們曾前往印度尋找理想的拍攝地，然而正是在此期間，關於《無音簫》的計劃宣告破裂。雖然小龍與占士高賓私交甚篤，但二人在合作上卻難以磨合。據稱，問題部分在於小龍感到占士高賓較像這部電影的頭號主角，而非他自己。最終二人未能達成共識，雙雙退出了這個計劃。儘管劇本已經準備就緒，《無音簫》也未能開拍，進展也僅至於勘景階段。還有，小龍原本希望能邀請當時炙手可熱的史提夫麥昆參與演出，以增加聲勢從而在上映時推高票房。可惜，史提夫麥昆本人斷然拒絕參演，聲稱他不想助小龍開啟其個人電影事業。就遭拒絕一事，小龍深感史提夫麥昆認為自己配不上他；在不快之餘，也覺顏面無存。

不久，小龍回港接拍了嘉禾的《唐山大兄》，揭開了他成為國際功夫巨星輝煌的一頁。有見及此，占士高賓和斯特拉芬有意舊事重提，試圖說服小龍重啟拍攝《無音簫》的構想。此時已在東南亞打響名堂的小龍就此請求，回了占士高賓以下一句話：

You can't afford me now!
(你現在已經請不起我了！)

在東方人的眼裏，小龍的回話充滿傲慢，甚至不屑；可以這麼說，即便心存不滿對方當年不珍惜那合作的機會，也得婉轉一點。然而，他面對的是西方人，相互溝通的方式無須如東方人般嚴謹謙卑。所以此話可看成一種幽默回應。然而，小龍自進入美國影視界便感受到被歧視的屈辱，所以其言論的確是有感而發。正是：

今時唔同往日 一個酸梅兩個核
我想時你有界機會我 你想時我唔界機會你

道存宇宙 德在人心 《監院文集》出版感言

●作者：李耀輝（義覺） 齋色園黃大仙祠監院（筆錄：黃大仙信俗文化館館長 吳漪鈴）



李耀輝（義覺）1985年入道齋色園，於2006年被委任為首任監院，義務從事宗教及慈善工作達40年。2016年，獲特區政府頒授「榮譽勳章（MH）」榮銜，以嘉許其慈善事業貢獻；2022年，獲香港教育大學頒授「榮譽院士」，又於2025年獲國家文化和旅遊部選為「第六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」。

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雖久不廢，此之謂不朽。

——《左傳·襄公二十四年》

自2020年開始，為了把自己多年所歷、所學、所思、所感作一點整理，遂將平生點滴書諸文字，在報章一隅刊載短文，與公眾分享。那些文章，本不過是隨感而發，既非宏論，亦非高見，故每當弟子提議將拙文結集出版時，我總以才識淺薄而婉辭。

直至2025年，蒙國家文旅部肯定，授予「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」榮銜。榮譽加身，內心誠惶誠恐之餘，也不免自問：既為「傳承人」，是否應為後學留一點文字記錄？正因如此，始改變初衷，答允將文章整理出版，結集為《道存宇宙·德在人心：齋色園黃大仙祠監院文集》。倘若同道、弟子、後學能在字裏行間得到一點啟發，或對道教文化多幾分理解，那麼此書之出版，已足告慰。

出版立言與三不朽

有人說，把文字傳世，乃「三不朽（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）」的人生盛事。然而，細想之下，歷代有多少名作散佚不存，又有多少風采文章淹沒於歲月長河？若只執着於「立言」二字，未免過於着相。不過，既然談到著書出版，我亦想藉此機會，略談對「三不朽」的一點想法。

自古以來，人類都在追問生命的價值與意義。不同宗教各有回答：基督教教義盼死後回歸天國，佛弟子追求涅槃寂靜，道家則渴望安息於大道。然而，儒家直言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。」與其寄望來世，不如立足今生。所謂不朽，應在此時、此地、此生，胸懷着「為萬世開太平」之志，立於當下！

「三不朽」——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最早見於春秋《左傳》。至於「德」、「功」、「言」所指為何，歷代學者各有闡釋，當中以唐代孔穎達之說最廣為人知：「立德，謂創製垂法，博施濟眾；立功，謂拯厄除難，功濟於時；立言，謂言得其要，理足可傳。」此說層次分明，為後世所參考。然而，時代不同，社會形態亦異，所謂德、功、言的內涵，亦當隨時代而轉，不須拘泥於一說。

至於「三不朽」的輕重次第，歷來亦有不同理解，大致可歸為三說：一者，認為三者並列，本無高下之分；二者，亦為最普遍之說法，以立德為首，立功次之，立言居末；三者，為近代學人所強調，以「立德」為重，立功與立言皆以「德」為準繩，卻未分先後。

三說雖各有側重，但整體而言，無不以「德」為重，所指皆是向上向善之途。而所謂「死而不朽」，之所以能在身後仍為人所銘記，無非其影響深遠，澤被萬民。誠然，世間亦有人因惡而「留名」，卻是遺臭萬年，與「不朽盛事」沾不上關係。

「大我」的不朽

然而，傳統所謂「三不朽」，似乎只重於建功立業的精英階層。那麼，平民百姓是否便無法「不朽」？

為此，胡適先生提出了「社會（大我）不朽論」。所謂「大我」，乃由無數「小我」所構成。歷史、傳統、文化、風俗，以至民族精神，並非僅由幾個名君重臣支撐，而是由千千萬萬默默無聞的人，一代一代承傳而成。他們或不曾名留青史，但其一言一行、所思所念，皆在無形之中影響着身邊之人，成為社會文化風俗的一部分，在這個「大我」之中，留存後世。

這個論調帶着幾分浪漫，亦於我頗有啟發。因此，《文集》的出版，我從未視為「立我一人之言」，而是東晉以來的黃大仙信仰長河中的一涓清溪；是「大我」之中的一個「小我」；是一名以半生奉獻於斯道的弟子，敬慎留下的些許見證。真正綿延不朽的，當是黃大仙師的千年信仰文化！

期望，公眾與弟子在閱讀此書時，能把目光投向文字背後所承載的信仰精神，以及對信仰傳承的思考探索。更期望，倘若此書有緣為後人所閱，當他們面對傳統文化不得不變革的時刻，能記得從前亦有先輩，不畏流言蜚語，不拘泥於對「老祖宗」的僵化服從，成為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」的變革者！

齋色園與書展2026

《文集》將於香港書展期間與讀者見面。除拙作之外，本園今年亦出版了五本新書，涵蓋醫療、教育、文化等不同範疇；同時，「大仙文創」亦將首度進駐書展，與公眾分享設計背後的巧思。此外，本園攤位亦一如既往，於書展期間舉辦多場免費工作坊，讓公眾親身體驗中華藝術。

誠邀各位於7月15日至21日撥冗蒞臨書展齋色園攤位，一同見證黃大仙信仰在當代社會中的承傳與創新。

香港書展2026齋色園攤位

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1A-C16（心靈書區）